



“一枝红艳露凝香”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弦板腔》序

韩望愈

弦板腔是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红艳的一枝，它虽不像京剧、秦腔等大剧种那样影响广大，但却扎根秦陇黄土地与渭水之间的一隅“小园”，占尽人文地理的风情，凝霜带露，别样妖娆。

弦板腔赫然登上第一批国家文化遗产名录不是偶然的。它唱腔优美，表现力强，剧目丰富，以皮影戏形式长期流行于民间，与人民的生产、生活血肉相连，伴随着它的观众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从起始到流行到走进戏剧舞台，以至为全国乃至世界的许多人所赞美和喜爱，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有许多心酸和幸福，有许多经验和体味，这些连同它那独特的具有黄土高原气息、精神和特色的技艺和技巧，都表现了它的独立性和稀有性，是我国乃至人类宝贵的知识和艺术财富。把这些散落于民间，散落于历史岁月罅隙中的珍贵资料发掘整理，串珠成链，是很有意义、为人们十分欢迎的事，因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仅属于“资料汇编”的书，不是一般的资料，而是弦板腔历史人物的生动展示，是弦板腔与渭水人家和秦陇人民相结缘，相伴相拥走过艰辛而幸福的生动纪录，是中国戏曲史上不可或缺的珍珠玛瑙。当然也是编辑者和以乾县为代表的弦板腔地区人民为新时代、新文化献上的心香一瓣。

静夜里，或清风明月，或繁星迷离，悠扬悦耳，摄人魂魄……弦板腔流行于陕西乾县、兴平、礼泉、武功、长武及甘肃陇东一带，之所以以乾县为代表，主要是因为乾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经济文化发达，戏剧遗产丰富。地理文化比较有特色，民风民俗浑厚淳朴，且乾人性格乐观，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一批有志于新中国文化艺术建设，有志于地方戏曲推陈出新的文化人、戏曲工作者和爱好者，在

省、地、县领导及文化主管部门的关怀支持下，不辞辛劳，虚心学习，努力奋斗，锐意创新，把仅仅是地方戏的皮影戏搬上了大戏舞台，而且出了一批好剧目，培养了一批尖子演员，出县进省，参加汇演，并在各地巡回演出，招待国家领导人及外宾，上了报纸、书刊，上了广播、电视。杨巧言《紫金簪》的剧照上了《戏剧报》1960年2月号的封面，扩大了弦板腔的影响和知名度，使它与东府的碗碗腔、阿宫腔，中部的眉户戏成了陕西四大新剧种，蔚然形成了陕西地方戏曲灿烂美丽的一抹彩虹，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喜爱，极大地扩展了弦板腔的生存空间。习仲勋副总理赞它“艺苑独秀”，郭沫若说它引人入胜。因此它登上第一批国家文化遗产名录，是理之必然，名归实属，同时，这也是弦板腔历史发展上的新机遇、新起点，是弦板腔地区特别是乾县人民的光荣与骄傲。

记得《紫金簪》一剧在西安演出时，轰动一时。我那时正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很多老师和学生都看了此剧，饭堂里、宿舍里、操场上许多人议论着、夸奖着，还拖出“当当郎里咯当当郎郎”的弦腔音。语言学家杨春霖在语言课上从音韵学方面谈到了弦板腔的优点，他还专门找我采记了乾县方言的发音和韵调。古文字汉语专家张志明老师是乾县南乡人，看了戏更是高兴，硕大的个儿，蹑着脚走路摇头唱着，数说着家乡戏的古老优美。连平常很少看地方戏的杜诗研究专家付庚生先生不但看了戏，并说从那里品味到唐诗的一些特有韵味，可见弦板腔在知识分子中也受到许多好评。那时，国家重视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和推陈出新，在财力、物力上都给予投入，富平的阿宫和乾县的弦板都搬上大舞台，是时代的造化，也是这些地方小戏发展史上的飞跃，弦板腔从皮影人到活人的演出，



税小玲在弦板腔《紫金簪》中的演出剧照

既吸收了秦腔、眉户、碗碗、阿宫等戏的优长，也吸收了京剧的许多营养成分，尚小云先生对演员们的精心指导，可以说是京剧与弦板腔的一次糅合。那时的弦板腔那么走红，盛演不衰，是弦板腔史上的黄金一页，这段历史值得进一步研究。

汇编中收录了不少班社艺人、剧团领导、演职人员和戏剧爱好者的回忆文章，具有历史的性质，兼有传记的内容，读来令人兴致盎然，爱不释手。郝振安、马怀玉、陈文蔚——“弦板三杰”风景犹在；革故鼎新，周希文团长，胡光才指导员率领着车秀花、刘智民、王月婷、杨巧言、薛桂贤……一干才俊奋发图强；编剧张汉、丁明与周团长一起呕心沥血，还有陕西省的戏剧泰斗和众多名流，如尚小云、马健翎、黄俊耀、王依群、惠济民、王绍献、刘毓中、任哲中、殷守中、马兰鱼、蔡鹤洲……或在宏观上出谋划策，或在剧作上开发新意，或在音乐上丰富指点，或在表导演上画龙点睛，或在唱腔上帮助创新设计……就连柯仲平的生活小秘书乾县小伙子唐骏祥，也把柯老题写的“乾县弦板腔

剧团”捧了回来。赵伯平省长亲自抓，亲自审看，排忧解难，张德生书记分别陪薄一波、习仲勋二位副总理观看欣赏，省文化局鱼讯、袁光局长，剧协姜炳泰副主席等更是关怀备至，尽力支持。省戏曲研究院、省歌舞剧院、西安易俗社等多方帮助，可以说“乾县弦板腔剧团”是应时代、人民的需要而生，弦板腔的发展繁荣凝聚了陕西人民与党和政府等方方面面的心血。我在省文化厅任职的十年，主管戏剧事业，在抓创作、抓剧目，看演出，外出开会，带团出访都没有忘记弦板腔，我曾同我国著名的戏剧家郭汉城、全国剧协主席刘厚生先生谈到过弦板腔与乾县乾陵文化的关系，文化部长、诗人贺敬之索要陕西剧目汇编时，我曾特意告诉他其中有我的家乡戏弦板腔剧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时有一次去北京开会，与周明一同去看望王炳南时，老人还深情地说到“连锅面”“弦板戏”。赵伯平离陕做了全国人大秘书长，九十年代初从北京专门写信要我关心弦板腔和一些优秀演员。九十年代中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也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马伯敏来陕商调尚长荣去上海京剧团，我陪她去了茂陵和乾陵，说到武则天，也谈到弦板腔，后来在一次全国艺术节各省厅局长聚会上，马伯敏局长还特意提到了锅盔、豆腐脑和弦板腔！家有敝帚不多嫌，何况我们有的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品弦板腔，应多多珍重。

弦板腔没有消失也不会消亡，君不见它在原来的地域继续流行的同时，正以新时代的内容和形式登上了电视荧屏，在更广阔的空间里传播着。清晨，我同老来的知交好友何兆祥（陕西省商务厅前办公室主任，兴平县人）打开他的多媒体，那特有的弦乐和“呆呆”声摇人心旌。新城大院内桂花馥郁香气袭人，弦板腔这老树新花，胜过霓裳羽衣，洋腔派对噢！■

（该书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弦板腔·

弦板腔是流行于陕西关中乾县、礼泉、永寿、兴平、武功、咸阳、户县、周至一带的地方剧种。据《乾县县志》记载：“该剧种起源于宋代，由民间流传的‘隔帘说书’发展而来”，是在西路皮影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弦板腔的主要乐器有“弦”（二弦和三弦）、“板”（又叫“呆呆”，分炸板、二板两种），加上唱腔，故称“弦板腔”。其唱腔既豪放悲壮，高昂激扬，又委婉细腻，柔和清亮，能够表现各种人物的不同性格和感情，具有浓郁的田园牧歌式的特色和韵味。